

蒋介石

与

李宗仁

串联一个时代的风云博弈

从金兰结盟到分道扬镳，数次交锋

几度沉浮，几十年家国恩怨纠葛

Jiang Jieshi
and
Li Zongren

郭彬蔚 ——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Jiang Jieshi
and
Li Zongren

蒋介石 与 李宗仁

郭彬蔚 ——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蒋介石与李宗仁 / 郭彬蔚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126-5755-7

I. ①蒋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蒋介石 (1887-1975) — 传记②李宗仁 (1891-1969) — 传记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1055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(发行部)

(010) 65133603 (邮购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zb65244790@vip.163.com

fx65133603@163.com (发行部邮购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mm×240mm 16 开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54 千字

印 数: 4045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5755-7

定 价: 48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目录

Contents

一 北伐与结盟

谱金兰一厢情愿	/ 2
难和蒋介石共患难	/ 5
蒋桂结盟伊始便斗法	/ 8

二 阅墙谈祸国

两谈北伐，尔虞我诈	/ 18
祭中山，“信徒”谈编遣	/ 21
蒋桂争雄，李、白受挫	/ 26
施小计，白崇禧败走“华容道”	/ 29
倒桂系，众人齐推	/ 32
抓机遇，李、白再起	/ 33
中原逐鹿，鹿死蒋手	/ 35
养精蓄锐，蛰居待机	/ 40
遗笑柄，“六一”闹剧	/ 44

三 抗日说蒋李

刘仲容初到延安	/ 52
张云逸重游桂林	/ 54
白“战神”抵达南京	/ 58

李宗仁绸缪广西	/ 61
杂牌军鏖兵台儿庄	/ 64
蒋介石严防桂系	/ 74
周恩来借月留云	/ 77
王莹顶风波于山城	/ 83
黄绍竑同情中共	/ 86
桂系反共留余地	/ 88
蒋介石玩弄桂系	/ 91

四 争鼎分高低

惨胜与内战齐来	/ 96
中正不正削群雄	/ 100
李德邻韬晦北平	/ 102
魏德迈来华换马	/ 110

五 夺鼎白热化

桂系文武议竞选	/ 120
众“演员”登场演闹剧	/ 123
蒋李短兵相接	/ 125
李宗仁以退为进	/ 127
黄绍竑计高一筹	/ 129
话登极，末日总统	/ 134
蒋介石反扑桂系	/ 135

六 和谈梦各异

风云变，蒋桂斗犹酣	/ 142
-----------	-------

“小诸葛”谋划逼宫	/ 145
途穷日，蒋桂摊牌	/ 147
引退之前虑后事	/ 149
父子悲愤回溪口	/ 154
挣扎中遥控江南	/ 159
谈出国，与虎谋皮	/ 161

七 残局察蒋桂

守残南京筹难展	/ 166
假和谈美梦难成	/ 169
宴溪口，兵荒马乱	/ 177
修家谱，不堪当年	/ 178
雪窦山夕阳残照	/ 181
惊反戈，料峭春寒	/ 183

八 蒋李两分道

四散逃亡别金陵	/ 188
李宗仁再失良机	/ 192
恋栈回穗，再代总统	/ 194
战上海，蒋介石再败	/ 197
驻澎湖，飘忽不定	/ 201
留经国，五厂拒迁	/ 206

九 天府蒋李别

蒋介石赶往重庆	/ 210
代总统飞往异邦	/ 211

惶惶中，蒋别山城 / 214

川滇义揭，蒋飞台 / 218

十 最后的争斗

飞美、逃台，寻安身处 / 226

“复职”闹剧，蒋李争 / 228

十一 泾渭寻余音

李德邻归根大陆 / 234

白崇禧魂落松山 / 242

陈诚死于台北 / 245

于右任望大陆 / 246

十二 蒋李有遗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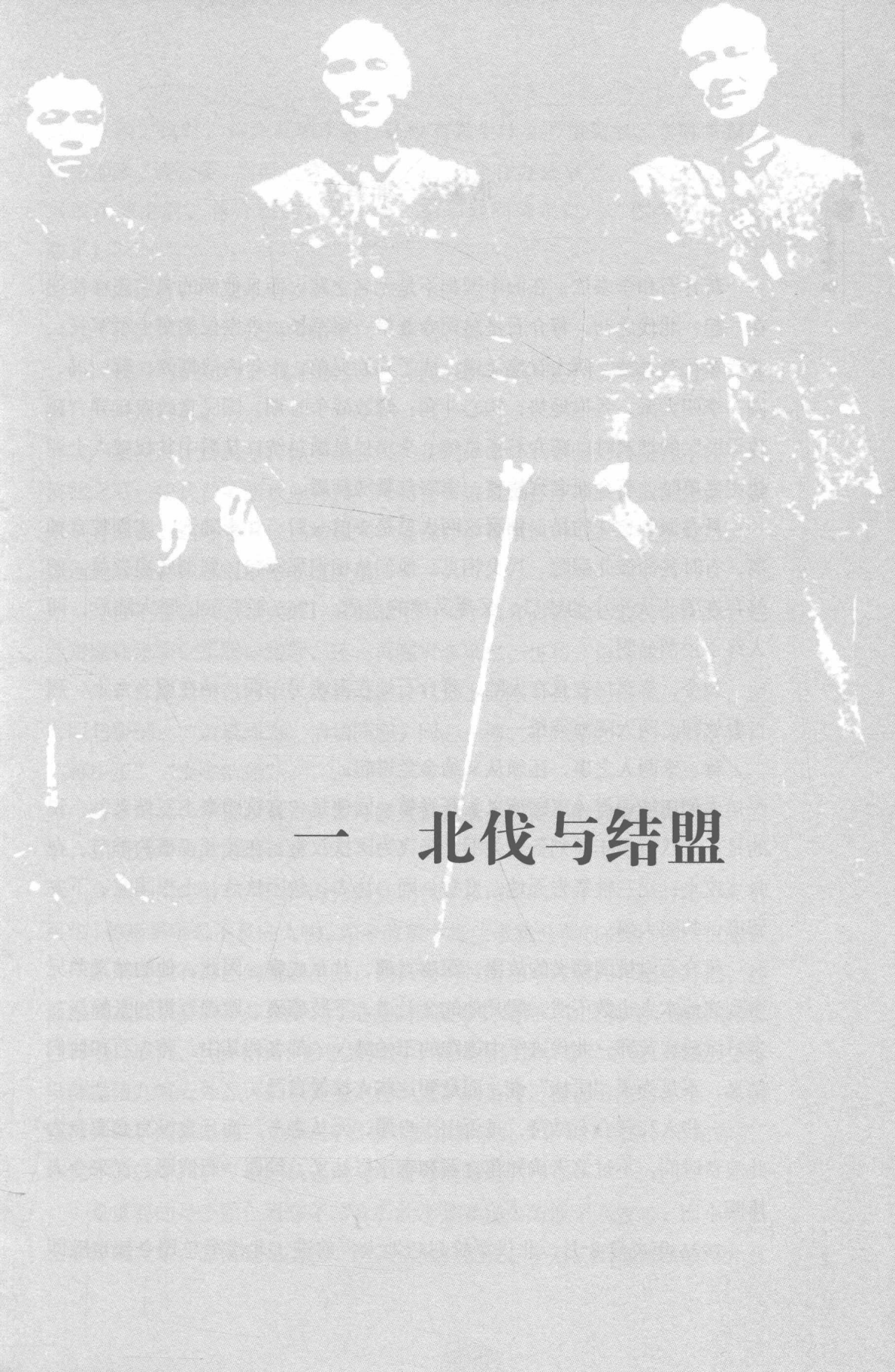
碣石说二蒋 / 250

蒋介石之死 / 254

蒋经国逝世 / 259

四大家族及其后人 / 261

李宗仁颐养天年 / 264



一 北伐与结盟

谱金兰一厢情愿

蒋介石和李宗仁，在旧中国都不是无名之辈。而且他俩的名字还往往连在一起：北伐之初，蒋介石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，李宗仁是第七军军长；北伐军行至长沙，两人互换兰谱，成了异姓兄弟；十年内战期间，蒋、冯、阎、李四大派，各抱地势，钩心斗角；解放战争时期，国民党政府玩弄“还政于民”的把戏时，蒋介石任总统，李宗仁是副总统；其后中共权威人士评战犯名单时，蒋介石名列榜首，李宗仁紧随其后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别看这两人总是一前一后、如影随形，实则貌合神离，有时甚而彼此翻脸、兵戈相见。他们从相识那天起，到彻底决裂前，始终存在着不大不小的缺口、又疼又痒的矛盾。1965年李宗仁回大陆后，两人终于泾渭分明。

如今，李宗仁安息在大陆，蒋介石处在海峡另一面，站在望乡台上，翘首看故园。两人隔海待统一。

蒋、李两人之事，还须从义结金兰说起。

人们还能记得《三国演义》开卷第一回便是“宴桃园豪杰三结义”，说的是一千八百多年前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为匡扶汉室，在花开正盛的季节，在张飞庄上，用三牲祭告天地，发誓：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共图大事。

蒋介石对桃园结义的故事，深感兴趣，几至成癖。因此，他的结义弟兄多到连他本人也数不清。翻开他的金兰谱，下肢瘫痪、腰缠万贯的张静江，亲日派政客黄郛，北伐进军中逃跑的王柏龄……都名列其中。蒋介石和他们结义，不是为了“匡扶”谁，而是要这些人扶保自己。

一些人和蒋介石结拜，是否出于自愿，无从查考，而且也没有必要专为此浪费时间。不过笔者确知蒋介石和李宗仁结义，纯属一厢情愿。说来令人捧腹。

1926年炎夏8月，北伐军雄赳赳地大步前进，北伐军总司令部也随即

进驻长沙。这时，蒋介石和李宗仁还没有发生什么严重裂痕。李时常到总司令部来，谈公务，有时也聊天；有一天，蒋坐在办公桌上，李靠在椅子上。兴致正浓之时，蒋介石的话锋一转，亲切地问李宗仁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

李宗仁答：“三十七岁。”

“我大你四岁，我俩换帖吧！”蒋介石说。

“我是你的部下，我不敢当啊！再说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啊！”李宗仁说。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不必客气。我们革命，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。换帖之后，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。”蒋介石边说边打开抽屉，取出兰谱，看来早有准备。这时李宗仁也站起来，边说：“我惭愧得很，实在不敢当。”边连连后退，似乎很不想收这兰谱。

“你不要客气，你人好，又很能干……”蒋介石边说话边抢前两步，把兰谱塞在李宗仁军服口袋里，还一再嘱咐李宗仁，也写一份给他。

李宗仁回到自己营中，看看兰谱，只见上面除写有蒋的生辰八字外，还有四句誓词：“谊属同志、情切同胞、同心一德、生死系之”。词后落款：“蒋中正”“妻陈洁如”。

蒋李结义，不仅没有青牛白马祭天，也没有欢宴小酌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，如同放牛娃间的结拜。

令人纳闷的是李宗仁，因为身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，当时是位炙手可热、想高攀唯恐不及的人物，如今他亲手将兰谱塞进李的衣袋，何以拒绝？

原来李也有自己的观点主张：他认为当时南北军政要人，相互拜把，甚而结成儿女亲家的不知多少。可是他们往往今日结拜，如兄如弟，海誓山盟，岂料明日成仇，兵戎相见，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，金兰之谊，亲戚之情，早都抛诸九霄云外。人们也许能记得，直奉战争时，曹锟给他的大将、前线指挥吴佩孚的密电说：“亲戚（曹锟、张作霖是儿女亲家）虽亲，不如你亲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”谁能从这电文中看到情与谊。

更重要的是李宗仁看穿了蒋介石此举是要别人为他个人效忠，而李宗仁又非等闲之辈，怎能轻易上当、踏入误区？稍后，李宗仁虽也勉强给蒋介石

一份兰谱，算作换帖，但权作应付，所以未对外人讲过。

须知蒋介石要称霸神州，李宗仁又何尝不想问鼎中原。

看看李宗仁的简历，便知他是少年得志之人。他1908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，1912年转入老桂系陆荣廷办的广西陆军速成学校，毕业后经人延揽进入滇军，之后再至桂军中任职，很快由排长升至营长。正在他官运亨通之际，1920年8月，粤桂之战爆发，李宗仁乘桂系战败之机，拉出一批军校出身的桂籍下级军官和十一个连的兵力，退往玉林。不久，李被粤方委任，当上了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。于是，李以玉林为地盘，整军经武，为新桂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；再稍后，又接受孙中山派往广西的省长马君武的委任，当了玉林警备司令。马君武及粤军退出广西后，李自行通电，就任“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”。

诚如李宗仁自己回顾的那样，他不是演义小说、名人传记中描绘的“少有大志”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超常脱俗的伟人，然也确有与众不同之处。就在他任“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”时，桂军黄绍竑率部来归，不料转年3、4月间，又自行开拔，投向广东方面。李的部下对黄的不辞而别气愤不已，要去追杀，李深知黄某非池中物，不会久居人下，遂力排众议，不去追击，从而使日后李黄再次合作，统一广西成为可能。

李宗仁驻军玉林前后，广西几乎是处在无政府状态，诸多小军阀遍布广西全境，各不相属。人枪较多者，自封什么“总司令”、师长、旅长；人枪较少的自称为“司令”“帮统”不等，总之都是各行其是的草头王、京剧《沙家浜》中胡传魁式的人物。大大小小，屈指算来十一二个。他们先后被李宗仁荡平。

到了1923年，李宗仁所部改称桂军。经李济深、陈铭枢介绍，李宗仁加入国民党。1924年，与黄绍竑所率讨贼军合兵一处，称为“定桂讨贼军”。李任总指挥，黄任副总指挥，在不到两年光景，先后击败了老桂系的陆荣廷和沈鸿英。陆、沈在广西，资历深势力大，谁也没想到会败在25岁的年轻人手下。人们自然也由此对李宗仁刮目相看。1926年1月，李宗仁在国民党“二大”上居然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。

不难看出，李宗仁的亨通官运，是闯出来的，且在闯的过程中，他的势

力虽膨胀迅速，但头脑冷静，拒绝与旧军阀为伍。他不安于广西一隅，也不随意投靠。他非池中之物，不会久居人下。他既有问鼎中原之心，自然不愿为蒋介石称霸效命。

一纸兰谱，在李宗仁心目中能值几何？

李宗仁没把蒋介石放在眼里，当然还有更多的理由。我们且看北伐中的蒋李关系。

难和蒋介石共患难

局外人表面上看去，李宗仁对蒋介石毕恭毕敬，可在骨子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1925年5月11日，蒋、李第一次见面时，李对蒋的印象就很不佳，说他“劲气内敛”“心狠”。后来，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广州珠江颐养园聊天时，又对白说：“古人有句话，叫做‘共患难易，共安乐难’，像蒋先生这样的人，恐怕共患难也不易！”

李对蒋的这些评语，显然是来自切身体会，发自内心。

前文说过，李宗仁有问鼎中原之志，他在统一广西、参加国民党之后进而提出北伐，这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。然而在中国，自袁世凯死后，喊出统一中国口号的人，既有文官也有武将，既有爱国志士，也有以统一为借口，扩充地盘、搜刮人民、涂炭百姓的民贼。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，只有孙中山真正为救中国、铲除军阀、澄清玉宇不懈奋斗。遗憾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，致使蒋介石夤缘时会，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。



北伐时期的蒋介石

谈到北伐，在当时谁都议论，是相当时髦的话题。动真的，要行动，要胆略，非同小可，各路英雄，各色人等，都纷纷登台表演。蒋介石在北伐的舞台上表演出色。请看李宗仁从不同角度、不同侧面，认真观察的几个镜头：

镜头一，无意北伐：1926年3月，“中山舰事件”刚刚过去，李宗仁来到广州，和国民党要员商谈北伐大计，蒋介石就是不赞成北伐者之一。这位手握重兵的将军对李宗仁说，广州情况复杂，现在如何能谈北伐呢？据李宗仁说，后来是由于他的反复游说、鼓动，到5月才命叶挺率领独立团，挥戈北上，师出肇庆；他一路夺关斩将，很快打到攸县。6月2日，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传来北伐捷报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唐生智感到事有可为，宣布就任早该就任的第八军军长。蒋介石比唐沉着，6月5日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，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，到7月9日，他才通电就职。李宗仁对蒋介石如此踟蹰不前，颇有想法。

镜头二，阅兵出丑：北伐师出，将士披坚执锐，所向披靡，很快打到长沙。蒋介石、李宗仁、唐生智等人，自是喜笑颜开。兴之所至，心血来潮，不知是谁提议举行阅兵式，时间安排在1926年8月14日。这日天公作美，雨季的长沙，竟然天朗气清、熏风微动。受检阅的两万多人，军械整齐，旗帜鲜明。蒋介石等一行，分乘骏马出现在检阅场，在军乐声中缓缓前进。蒋介石在马上举手答礼，颇有一点大将风度。不料检阅到第八军时，由于军号声刺耳，使蒋的坐骑受惊，这马大嘶一声，前蹄高扬，向校场中心狂奔。不善骑马的蒋介石，顿时滚鞍落马，而右脚却仍套在镫里，被拖出两丈多远。由于蒋穿的是马靴，经马一拖，从脚上脱落，蒋才卧在地上，未受重伤。当众人将他扶起时，只见蒋仍气喘吁吁，新哔叽军服和白手套都染满了污泥，勉强一颠一跛检阅下去。这和李宗仁的骑术简直无法相比，李能在马疾驰奔跑时，据鞍跃上跃下，反复十余次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，师友们都为之赞叹，送他一个“李猛仔”的绰号。李见主帅不善骑马，连他都有些汗颜。

读过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的人想必还能记得，该文“注释”〈五〉中说：“……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……地主富农则不高兴他，造出了……蒋介石伤脚的谣言。”其实这不是谣言，是真事。

镜头三，言而无信：北伐战争的炮声打响之后，进来一批苏俄援助的军火，蒋介石主动表示要拨给李宗仁部队一部分。蒋介石说这些话，原只是对李讨好一番，并无真给之意，可是李宗仁却认真起来，几次派人去领，都碰了钉子。管发放枪支的人说：未奉蒋总司令条谕，不能给。某日，李宗仁向蒋介石辞行，就便重提蒋许诺拨枪之事，蒋不肯正面答复，只是顾左右而言他。李实在按捺不住，对蒋说：“我领了这些武器，是去打敌人啊！”在这种情况下，蒋再也难以用托辞应付，不得不拨给李宗仁部队一千支七七口径步枪，四挺机枪。枪虽到手，气实难消，多年之后，李宗仁提起此事，仍有愤慨之情。

镜头四，鼠肚鸡肠：李宗仁说，蒋介石刚愎黠傲，猜忌嫉妒，偏私狭隘，实在令人看不惯、气不过。1926年深秋时节，江西已见严霜。长期生活在岭南的两广战士，冻得瑟缩难耐，恰在这时，军毯从后方运来，蒋介石指示俞飞鹏（兵站总监）优先发给第一军伤兵。发放慰劳银圆时，也照此办理。俞飞鹏说：“每一医院中都住有各军伤兵，怎么办？”蒋说：“不管，不管！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军长！”

蒋介石说这番话时，忘记了他的北伐军总司令身份。

蒋介石的这种做法，人们不仅不会因此而羡慕第一军的特殊化，相反会招致友军的怨忿、部众的离心。难怪李宗仁说他只是偏将之才，不具有主帅之尊。

镜头五，诿罪他人：翻开中国廿四史，帝王做了错事，下诏罪己者，不乏其人。在景山上吊殉国的朱由检（崇祯帝）就多次下罪己诏。“四一二”之前，北伐军所向无敌。蒋介石反共，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之后，北伐军因失去政治工作而丢了灵魂。所以当蒋介石继续“北伐”时，便多次受挫。临城一战，损失很大。蒋任命的前敌总指挥王天培，被迫率部退到安徽宿州。为此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，研究作战方案。蒋介石在会上表示：要反攻，夺回徐州。李宗仁说，徐州为四战之地，无险可守，不如守住淮河天险，待武汉反共局势有了眉目再作打算。这让蒋介石感到难堪，他表示一定要拿下徐州，否则不回南京。李宗仁对此不再表示异议，但他心里不服。在李看来，主帅这样意气用事，怎能不败，遂向蒋告别。

李走之后蒋挥军反攻，与孙传芳军队大战于淮河、徐、蚌之间，先是蒋军进展迅速，孙军连续后撤。蒋心中很高兴。岂知是中了孙传芳的诱敌之计，在徐州城下，被孙军迂回包抄，蒋军全线溃败，仓皇退回南京。他羞怒之余，把败军之责全部发泄到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头上，王天培便成了蒋介石的枪下鬼。

三国时，袁绍兵败冀州，在退军途中他说：“吾不听田丰之言，致有此败，今吾归去，羞见此人。”因而杀了田丰。蒋介石的风格远不如袁绍，更不如下诏罪己的帝王。

蒋介石只会下诏罪人。

这一系列镜头，映入李宗仁的眼帘后，使他看穿了蒋介石，所以他不愿和此人为伍，更不愿和此人称兄道弟。

历史是很会捉弄人的，蒋李二人越是不合，却又总是使他们在人生的旅程中难解难分。他们有时合作，在合作中对立，有时貌似合作，却又暗中作梗，有时外似尊重，而默默中又极力排挤对方，直至兵戈相向。俗话说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，信之有也！

蒋桂结盟伊始便斗法

在北伐过程中，蒋桂之间，除了在反共问题上完全一致之外，在其他方面，都是貌合神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、形势的发展，矛盾也日益增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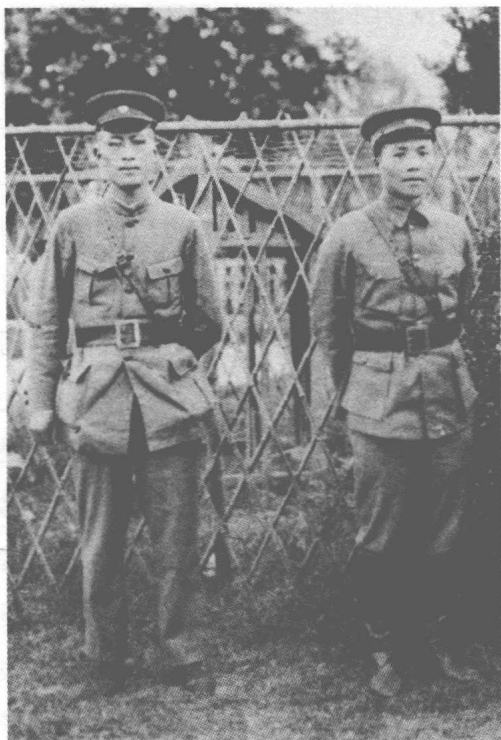
其经过情形是这样：紧接着“四一二”大屠杀之后，4月18日，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“国民政府”，这个自封的政府第一个号令竟是“清党”，明令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亲共者格杀勿论。

在武汉的国民政府，先是发表声明，开除蒋的国民党党籍，下令对他通缉，并实行征讨。没过多久，武汉的国民政府，边“分共”边讨蒋，汪、蒋势不两立。武汉的唐生智以拥护中央为名，指挥“东征军”蔽江而下，直达芜湖。这时守在南京的蒋介石，和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，因争地盘和军饷，闹得不亦乐乎。蒋介石情知此时搞不倒桂系，更何况唐生智大军将临，孙传

芳也在虎视眈眈，真有点四面楚歌的味道。不过，蒋介石不是项羽，他不想走垓下之路，他要下野去奉化见“江东父老”。蒋对李宗仁说：

“我下野后，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、何应钦三人，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。而武汉方面的东进部队，至少可因此而延缓！”

在历史上，这一幕下野剧，还有“逼宫”之说，即：蒋介石要讨伐武汉时，桂系暗联胡汉民，从旁掣肘。一天，蒋召白崇禧、何应钦，力言非先平定武汉不可，而白崇禧力持异议。蒋很生气地说：“这样，我就走开，让你们去和好了。”



北伐时期的白崇禧（左）与李宗仁（右）

白崇禧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，顾全大局，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。”蒋看着何应钦，而何默不作声。蒋遂站起身来说：“好，好，我就走吧！”说完便拂袖而去，决然下野。其后，李宗仁始终否认“逼宫”之说。

总之，蒋介石下野属实，原因在于内外交困。

下野后的蒋介石，于8月13日在上海发表了陈布雷为他起草的《辞职宣言》，申明他下野是为解决党内纠纷，随后就带着邵力子、张群等来到溪口，这次蒋在溪口一共住了48天。

蒋介石在溪口和往常不同，脾气很躁，对亲信副官也妄加指责。有次蒋吃厨师烧的鸡汁芋艿，味道甚美，不觉贪口多吃了一点，回到卧室时顿感腹胀难受，立刻将给他盛饭的副官孟超然叫来骂道：“你是个饭桶！我叫你添饭你就只添，难道你没发觉我已吃饱了吗？”孟被骂得有口不敢分辩。有时蒋心里不高兴就戴白手套去抚摸窗栏门槛角落，发现白手套沾染灰尘，对待者们就是一顿“娘希匹”的臭骂，以此泄胸中无名之火。

10月下旬，蒋介石又和张群等到上海拉都路本宅住了半个月之后前往日本。同行者有张群、宋子文、宋美龄、孟超然和留日同乡孙鹤皋、机要秘书陈舜耕。据说宋美龄是到东京探望她在那里治病的母亲。

蒋介石到日本办了三件事：

一是研究日本国情及其对华政策。在研究中，他感到日本建设猛进，不知中国何时能达到这种地步！蒋在10月23日发表的《告日本国民书》中说：不能利用军阀解决中日亲善这一根本问题，他切望七千万日本人了解中国革命，给予道德及精神上的援助。

二是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，贷予巨款资助他重新上台。为此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、陆军大臣自川义则、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商谈。李宗仁曾回忆，蒋介石同日本商谈的内容，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告，约为：（一）蒋氏承认日本在“满洲”有特殊权益。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（据日本传说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，曾以“满洲特殊权利”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）。（二）蒋决定反共到底。（三）日本支持蒋政权。（四）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，以助蒋安定中国。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。密约签字后，蒋携巨资回国。

三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，要和宋美龄结婚。由于宋家成员知道蒋介石与其他女人有关系的丑闻，加上他不是基督教徒，所以宋老夫人极力反对小女儿同蒋介石结婚。她向美龄表明，她决不允许这样的结合。所以宋夫人听说蒋介石已来日本时，几次有意躲避他。大多数的中国男子汉，如果碰上这样明显的冷遇，都会泄气，可是蒋介石仍知难而进，他决心要和这位国色天香的美龄女士结婚。美龄知道，他的决心已持续五年了。也许是这种苦苦追求打动了美龄的芳心，她和大姐霭龄轮番向母亲发动攻势，劝说母亲。老夫人终于同意见蒋介石，见面时对他说，她之所以反对，是因为他已有元配，反对他讨乱七八糟的小老婆，尤其反对他不是基督教徒。

蒋介石逐一回答了老夫人的问题。他拿出一份证件，说明由于志趣不合，他已同少年时代的配偶离婚。他已将最出名的如夫人陈洁如送往美国，还给了她一笔为数可观的钱，足以使她后半生无忧无虑。此外他郑重否认还有什么情妇。是否皈依基督教？他没立刻回答。他答应将以虚心的态度去研究，